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奴婢類

奴婢之解釋 古罪人之子女，從坐而沒入官以給役使者，曰奴婢，後則價買而依主人之姓者亦曰奴，若給工值僱用者，則謂之僱工，然普通心目中，輒皆視之為奴。至於婢，則皆出價購之，鬻身以充役，非遺嫁，或轉售，則終身不得出主人之門。然於僱用之女僕，亦或以婢視之，則源於韓愈詩「丁寧顧婢子」句也。

主人召僕呼來

主人之於僕從，有事傳召，不呼其名，以人多不能悉記，且恐呼甲而甲適不在，呼乙而乙亦適不在也，故惟大聲而曰「來」，堂上一呼，堂下百諾，即紛紛趨進矣。

薦頭介紹傭僕

上海之介紹傭僕者，曰薦頭，有店，設於通衢，以蘇州、常熟、揚州為最多，且有松江、鎮江、通海、紹興、杭州、寧波人所設者。男女傭僕，均可介紹，惟車夫、廚子二項不薦。揚州薦頭有證書，大姐工資大約半於娘姨，每領一人至，給薦頭酒錢若干。試用三日，議定工資，即須先付一月，以後月杪照付。薦頭用錢，則視工資多少，抽取四成，主僕各任其半。例如工資每月銀三圓，則主僕各出六角。如有意外之事，雖可向薦頭追問，然若輩類多狡滑，每不負責。傭僕之黠者，且常有盜竊銀物、串拐婦女之事也。

管事

管事，見《史記·李斯傳》：「高固內管之廝役也，幸而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，管事二□餘年。」高，即趙高，秦宦者也。今人謂管理家事者曰管事，源於此。

大姓買僕

徽州之汪氏、吳氏，桐城之姚氏、張氏、左氏、馬氏，皆大姓也，恆買僕，或使營運，或使耕鑿。久之，積有資，即不與家傭共執賤役，其子弟讀書進取，或納資入官，主不之禁。惟既已賣身，例從主姓。及顯達，即不稱主僕，而呼主為叔矣，蓋以同姓不婚，杜後日連姻之弊也。

京師閹人之惡習

達官貴人之僕役，其司閹者，謂之門上，儕輩尊之曰門政，客至則通報，不僅司啟閉也。惟客之徒行者，或衣履樸素者，薄其窮酸，竟不傳刺。又或客稱有事欲面語，怠於伺候，主人在家，亦飾言外出。至修門生、屬吏之禮者，必先饜所欲，而後為通，使得見。士子入京，初亦未嘗不苦之，及自為達官，倚之為心腹耳目，容忍故縱，頓忘前苦矣。又有喧囂於門者，主人雖達官，叱之亦不避，惟司閹者一揮便退。又凡有興作及購物等事，多由司閹之手，司閹必先得賄，使昂其價值，然後引之進門。倘主人斥去，令其改招他人，雖易數家，其價遞倍，主人無奈何，卒依初價，蓋有折扣也，俗名之曰底兒錢。

從僕有隨封

以財物餽人並餽其從僕，多者□分之一，少者百分之一，謂之隨封，蓋始於後漢。《後漢書·宦者傳》云：「每郡國貢獻，先輸中署，為導行費。」注：「謂貢獻外別有所入，以為所獻物之導引。」此後世隨封所自昉也。

長班

京師各會館、各科分均有長班，凡同鄉同年有宴會及紅白事，則傳而指揮之，亦即奴僕也。

長隨帶馱子

外官以貧而不能赴任者，輒覓長隨，向之假貸，藉以製冠裳，備舟車，一切費用皆取給焉。從之赴任所，派為司閹，任重事，數年而清償子母，傭值必加豐，謂之帶馱子，蓋取馬驟負重之意。世人訛馱為肚，已屬費解，復以官有事故不能償者，稱為瀉肚，尤訛之訛矣。若輩多有恃財傲上，難保其終者，器小易盈，無足怪也。

同、光間，乃有以幕友而為帶馱子之事者，帳房是也。

坐省家丁

省外各府州縣，皆有坐省家丁，駐會垣，以本官自派者為多，其有以藩司門丁兼之者，則由府州縣給以工食，歲時亦有犒。通省大小文武官吏之黜陟、遷轉、慶弔諸事，無不先日報告，曰坐省條子。間若干日，輒附轅門抄以寄之。且大吏及其父母夫人之壽辰，皆列一表，以紅紙印之，年月為綱，以次敘列。

烏拉和爾嘉

青海、蒙古之王、公、台吉家，常資僱番人為傭，男僕曰烏拉，【西藏聽差者亦曰烏拉。】女僕曰和爾嘉。主僕親如家人，無尊卑親疏之分，視世之顛動指使輕視臧獲者，大有別矣。

康熙初八旗僕婢自盡之多

主僕之分，滿洲尤嚴。康熙初，大司寇朱之弼疏言：「臣見八旗僕婢，每歲報部自盡者，不下二千人，豈皆樂死惡生哉？由其平日教不謹而養不備，飢寒切於中，鞭扑加於外，飲恨自盡，勢固然也。請敕刑部歲終備造一年自盡人數，係某旗某佐領下某僕，注冊呈覽，俾人知儆惕，而生全者眾。」聖祖然之，諭如所請。

張去瑕示飭約於諸僮

揚州張去瑕大令瑾年□二而孤，性嚴明。其治喪也，見諸僮惰慢，輒歎曰：「此健僕不職，主幼也。」迺大書飭約，榜於庭曰：「主無幼，有主必有法，法必行。」有識者異之曰：「老獄才也。」因賀其母。母謝客，撻之曰：「我不欲兒效張湯之劾鼠也。」然私心異之。

石哈生自鬻於西安某家

石哈生者，一名哈興，或曰秦人，或曰蜀人。長七尺餘，力能扛鼎，無妻子生業。自鬻於西安某家，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，無大小皆喜之。居常寡言笑，無喜慍色，人莫測其為何人。詢之，不言，問其名，亦不告，因共呼為哈生。哈生者，諺所謂無能而虛生者是也。

馮甦賣身於吳三桂藩下

平西王吳三桂鎮守滇中，久蓄異志，擁有關市、鹽稅、鹽井、金礦、銅山之利，遂得以金錢網羅人才。其時文武官銓選到滇者，輒陰遣私人誘令鬻身於王府，領身價銀，為其效用，多者金數萬，少亦萬餘，視其才為等差，官吏趨之若鶩，可謂名節掃地矣。南昌劉棍官雲南同知，初到省，吳令其婿胡國柱報謁，乘間道意，袖出馮某賣身文契以示之，蓋諷劉，欲其效馮也。契云：「立賣身文書馮甦，本籍浙江臨海縣，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，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。媒人胡國柱，賣身人馮甦」云云。劉見之，大駭。凡賣身藩府者，例拜國柱為師，當時人言滇中有三好，吳三桂好為人主，士大夫好為人奴，胡國柱好為人師是也。

俞文為馮家奴

錢塘馮山公家有老僕俞文，金華人，少讀書，明大義。身長八尺，軀幹魁偉，廣眉修鬚，耳長三寸許，發聲如鐘。為馮家所陷，囚於獄，山公之父出之，德焉，因委身為奴。

明珠馱家奴之嚴

納蘭太傅明珠，為康熙時權相，卒以賄罷。然生平取極嚴，廣置田產，命諸僕主之，厚加賞賚，使人人充足，而嚴禁其干預外事。立主家長一人，綜理家務，不法者，許主家長斃之杖下，即幸免而被逐，亦無他人敢容留之，曰：「伊於明府尚不能存，況他處乎！」

孫子未幼為青衣

孫襄，字子未。幼孤貧，鬻於某家為青衣。性聰穎，嘗伴主人之子讀書，代其作文。塾師大奇之，告知主人，養為己子，遂中康熙己丑進士，官至通政司參議，文名重一時。

世宗詔除樂戶等籍

雍正丁未，世宗諭內閣轉知晉、浙、皖督撫曰：「山西之樂戶，浙江之惰民，皆除其賤籍，使為良民。近聞江南徽州府則有伴僮，寧國府則有世僕，本地呼為細民，幾與樂戶、惰民相等。又其甚者，如二姓丁戶村莊相等，而此姓乃係彼姓伴僮世僕，凡彼姓有婚喪之事，此姓即往服役，稍有不合，加以箠楚。及訊其僕役起自何時，則皆茫然無考，非有上下之分，不過相沿惡習耳。著該督查明，定議具奏。」尋由禮部議准安慶巡撫魏廷珍遵旨議奏：「江南徽、寧等處，向有伴僮世僕名色，請嗣後紳衿之家，典買奴僕，有文契可考，未經購身者，本身及子孫俱聽從伊主役使。至年代久遠，文契無存，不受主家豢養者，概不得以世僕名之，永行嚴禁。」從之。

莊某著長隨論

況夔笙太守周頤嘗寓金陵，一日，於東牌樓叵董攤購書二冊，一九峰書院本《中州樂府》，後為朱古微侍郎據以覆刻。一寫本《長隨論》，前序略云：「《偏途福》，又名《仕途軌範》，俗曰《長隨論》。曩余寄跡漣水官廨，見有《長隨福》一書，友人置之案頭，據載，國朝莊有恭作，相傳已久。開卷瀏覽，撥冗逐錄。其篇之語易解，所載之法易明，所述之言頗有淺俗之句，惟是初入長隨之諸君子，不可不加以溫習。類如卷中□要一節，□不可一節，呈詞分別刑錢一節，用印信條款一節，禮部鑄印局一節，國家喜詔遺詔一節，皆文墨之要訣。又槲點金鼓一節，朝賀祭祀一節，東帖稱呼一節，皆典禮之要訣。又接詔迎官一節，驛遞差徭一節，綵觴宴會一節，鋪墊親隨一節，皆差務之要訣。至於監獄班館，紅衣督護，尤為防範攸關，不可稍涉疏忽。是書條分縷析，理明詞達，令讀者觸目會心，易於效法者也。同治戊辰六月，北平劉炳麟錄於祝其捐局。」序後一則略云：「莊先生諱有恭，廣東人，乾隆己未科狀元。未第時，父為蘇州府司閩。及第後，仍執司如故，經太守婉謝，不肯歸。嗣先生督學江蘇，太守親送江陰使署，為封翁焉。【舊例，長隨之子毋許應試。據光緒丙子科某省有捷秋闈者，計偕入都，同鄉官不肯出印結，竟不得覆試。而莊不然，詎當時尚可通融，視輓季稍忠厚耶？】是書於州縣衙門公事程式，記載至詳。」

霍集占子為奴

回部霍集占之子某，高宗以賜傅文忠宅為奴。文襄王福康安委任之，招攬事權，頗為殷富。回部王公朝貢至者，叩拜其門，某坐受之，主僕之禮儼如也。

蘇撫司閩侮褚筠心

吳中褚筠心學士居憂在籍，一日，乘輿出答客，經閩門隘巷，止容一輿，對面有一華輿突來，從以豪僕三四，高聲喝令讓道。褚輿夫不退，兩輿遂對立，彼此互詈。輿中人大怒，嗾僕毆之，將褚輿擊毀，曳之出，則無頂帶之布素老人也，益肆拳腳，衣冠盡裂，鬚去其半，怒罵而去。問之，則撫署中人。時撫軍為褚之小門生，褚大憤，徑詣撫署。撫軍出見之，大駭。褚告以故，撫軍惶悚請罪，責問何人出署，則某司閩赴妓席未回，眾不敢隱。撫軍益愧怒，立出殊簽，鎖繫而至，傳令巡捕，即在廳前階下痛杖，無庸計數，以無聲息方止。未四□，已斃杖下。即登門負荊。自是而各署僕役，相戒斂跡，無敢肆橫矣。

畢秋帆改歌僮為僕

五雲者，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所蓄歌僮，曰素雲、寶雲、輕雲、綠雲、鮮雲也，年俱□二三，垂髻纖足，善歌舞。越數年，五雲漸長成矣，惟輕雲、綠雲、鮮雲遣去，自攜素雲、寶雲至湖北，贈畢秋帆制府。畢審視之，則男子也，大笑，乃謂兩雲曰：「吾為汝開放之。」乃薙其頭，放其足，使為僕。

袁子才遣僕

袁子才有僕曰琴書，給事八年矣。一日，方灑掃，顏色憔悴，若重有憂者，袖中遺一小紙條於地。袁拾視之，有詩二語曰：「灑掃幾時新隸學，性情那得舊人知？」袁知其有求去意，為改「幾時」曰「應教」，「那得」曰「惟有」，而足成之，焚其券，並作詩以遣之，有「交還鑰鎖知誰託？欲掃樓臺誤喚名」之句。琴書跪辭，至泣下。後琴書有孫，亦事子才之孫又村明府棠。又村嘗攝上海縣篆，粵寇之亂，主僕同殉焉。

金冬心攜僕從以游

錢塘金冬心，名農，以書畫遊嬉名勝四□餘年。所攜僕從亦各擅一藝，甬東朱龍善琢硯，新安張喜子精界烏絲闌，會稽鄭小邑兒工鈔書，吳趨莊閩郎操縵能理琴曲，涇陽蔡春解歌元、白《新樂府》，皆庸保都養之錚佼者也。

黑王送和坤壽儀

乾隆末，交河王某充粵海關司閩，性迂曲，不甚得主人歡，儕輩有私獲，往往不得與，人因以黑王呼之。某年夏，病痢甚劇，穢液污衣袴。及愈，滯之於江，時嗅之以鼻，蓋以辨其污之淨否也。時泊於江上者，有大船二泊焉，見王作頻嗅狀，遙伸兩指示之。王不解，仍且滯且嗅。舟人又易以五指，王仍不解，則揮兩手答之，意謂若所云吾不了了也，舟人乃已。是夜，舟人忽至王寓，出萬金券授之。王大駭，詰其故，舟人曰：「晝間已許我於江干矣，問何為！」王愈疑，知其中必有說，姑受其金，私詢之儕輩，儕輩曰：「此私販硫磺者也。泊舟之處，水中必有磺味，彼見君頻嗅，疑已窺見其私，故伸指以示意耳。今既以金來，受之無妨也。」

王既驟得鉅金，則數購珍物奉主母。嘉慶己未，和坤壽辰期近，其主母以王能，為言於主人，使入都致儀物。中途患病，誤其期，王自度歸必受譴，逃亦非計，方旁皇無策，而和已奉旨查辦矣。王乃馳書白主人，詭言至京後，聞和惡耗，故置儀物弗進，徐以觀其後，今和果得禍，主人庶幾免矣。主人得書，大喜過望。和既敗，羽黨多被株累，凡名在祝壽簿冊者，幾皆不免，而黑王之主人獨無恙，則黑王之功也。

和坤府中之三爺

和坤當國時，其三爺且甚豪。三爺者，為僕所役使之人，重僮也。僕稱二爺，故重僮稱三爺。寧羌守備張某嘗奉陝撫令，齎二□萬金饋和坤，既投書，日偵探不得耗，費銀五千餘，始見一年少麗服奴出，問白者黃者，某以銀對。奴顧左右，令收之外庫，授一名東，曰：「可以此還報，答書另發矣。」某意奴非司閩人，必和之心腹。或笑曰：「此三爺耳。其心腹司閩，豈數千金能見顏色。」是時天下承平，物力殷富，獻媚者誇多爭勝，若以數萬金進，不值一盼也。

道光乙未，蘇州許某在都，遇一叟於茶肆，叟告之曰：「予故和府三爺也。當中堂用事時，聲勢赫然，凡四方之獻物者，皆有副貢，與進上之物無二，甚有加美於正貢者。司閩人劉某髮種種，人稱劉禿子，與督撫抗衡，或相約為兄弟，司道以下望而卻步，必贈吾輩以重金，始為之先容，尤必厚贈劉。金人，始獲接歡笑，代通刺，達主人。封疆大吏入都，可晉謁一二次。藩臬道府，則俟中堂出，輿前長跪，頷之而已。如是數□載，劉擁巨資，我亦蓄金二□萬。及事敗，中堂伏法，劉亦籍沒遠戍，吾輩三□餘人，以賤得免查產，分撥八旗披甲為奴，我隸廂藍旗某部下。因向為三□人之首，有富名，旗主涎之，派司買辦，日發單，令備，不旬日，費約三千金。懼甚，乃資緣小婢，求老主母，以二千金為壽，始改派灑掃，乃稍安逸。旗主故任宿衛官，屢駕謁陵，乘隙央女婢，謀脫籍，贈以金二千，乃達於老主母，復獻二萬金。迨主歸，數日無耗，心怦怦然。一日清晨，我方執掃除役未竟，主出，責

以慵惰，又屢梗老主母命，不堪驅使，即時逐出，乃得歸，然所費已三萬餘金矣。」

何子貞僮僕無月給

何子貞所蓄僮僕，無月給，遇年節，則隨意書楹聯若干副予之。僮僕持之出，售於人，輒得數□金，其所入，轉視在他處所得者為優，故無辭去者。

奴盜主妾

安化陶文毅公澍督兩江時，姬妾多，奴僕亦多。或告以閨內人雜，恐不盡妥，因留意察之。一日，方自內室出，遽回某妾房，惟聞妾叱人曰：「老爺方出，而汝即來，何如此大膽！」陶遂潛出，告人曰：「吾妾尚知規矩，還是好人。」

山左劉燕庭方伯喜海嘗為浙江布政，姬侍極夥，而檢束頗嚴，以高年嫗守中門，男僕均不得入，甚至子女同母者，皆令隔絕，惟年節始得一見。諸女咸分院居，四時之首，令老僕領裁縫，持剪尺，問衣裙長短，各製時服一稱，平時，雖父母，不得一見也。一日，在某妾房，忽聞院中石板有聲，則見有人隨板而起，近視之，乃隨身之僕。拘訊之，詞連婢嫗無算，次日乃大加沙汰焉。

文武賀撫署閩人生子

嘉、道以降，外省督撫信任門丁，吏治之壞，廉恥之牾，半由於此。道光丙午，清苑王曉林侍郎撫皖，有陳七，其門丁也，小有才，王信任之，倚勢弄權，屬官多奔走其門。有仇恩榮者，任池州守。一日，宴僚屬，座客都司某方自省歸，仇問曰：「足下在省，何久留？」某曰：「以往賀王撫軍誕子之故，而不意撫署門公陳七亦生子，亦不得不往賀，故回署稍遲。」仇正色曰：「中丞生子可賀，其門丁生子亦賀，不畏人笑罵乎？」某曰：「閩城文武無不往賀，未赴省者亦專使送禮，豈獨我一人，能人人而罵乎？」仇顧坐客曰：「且食蛤蜊。」

王在皖久，陳所入甚厚。咸豐初，潛入京華，冒捐官職。癸亥正月，侍郎王發桂方在鄉人家慶賀，見同席一人，藍頂貂褂，詢之，有告者曰：「此陳小山，君不識耶？」蓋七自號小山，儼以觀察使者自居矣。後為御史孟傅金所劾，遂被斥。

楊竹村自甘從僕

楊筠，字竹村，為疋倫名大壻之嗣子。忽思欲得多金，惟為人僕，事差易，遂至父執某家求供奔走。某大驚，訓責備至。楊求益切，自陳謀生無術，惟此差可免凍餒，遂留其家。某固業饑，楊因是頗有所獲。時值粵寇之亂，諸商將運鹽過洪澤湖，他人憚險不欲行，楊獨願往，大有所獲，多沒為己有。已而轉入李世忠營，司載鹽等事，乘間牟利，積貲甚巨，捐至道員。然行止與人稍異，每行至門前，輒側身旁立，如有所避，蓋習慣使然也。

粵寇令幼童服役

道、咸間，粵寇洪秀全肆擾，所至掠人。嘗取幼童□二三歲以上者六千餘人，悉數閹割，剝去腎囊，得活者僅七百餘人。被閹幼童之蠢陋者，俱令服役，名為打扇。端麗者悉裹足，有一童不允，即斬足以徇。既裹足，皆令作女裝。楊秀清先選之，蓄為男妾，合格者給黃羅手帕，不合格者給素羅手帕。

曾文正薦僕於某監司

曾文正督兩江日，署有一亭甚高，憑欄遠眺，可窺內外情景。一日，徘徊亭中，見有翎頂輝煌者，持手版，向司閩人作哀懇狀。閩人揮手止之，狀甚倨，其人快快去。明日登亭，又見之，狀如前。又明日，見其人摸索袖中，得一裹物，鞠躬以獻，閩人色驟霽，心疑焉。有頃，入簽押房，閩者持手版入，謂有新補某監司求謁。立命延入，乃即連日在亭所見向閩哀懇之人也。詢以何日來省，答來已三日。問何不進見，則支吾不能對。文正語之曰：「兄新蒞任，得毋缺紀綱乎？」監司答以署中雖有人滿之患，公若有賞薦者，敢不如命。文正曰：「大佳。惟此僕狡詐實甚，斷不可派要差，但令其得一噉飯地足矣。」監司唯唯。遂喚閩者進，正色謂之曰：「此間已無用汝處，頃特薦之某大人，其善事新主人，毋怠。」閩者不得已，屈一膝以謝。及退，大忿，攜行李他去，不知所之。

趙繩先為黠僕所給

湘鄉趙繩先以歲貢生在左文襄幕，性迂謹，左亦泛泛待之。同幕惜其遇，釀金使捐佐貳，趙從之，果得籤發江南。同幕又為請於左，為致函蘇藩，旋得大通掣驗局差。是差就額搜取，歲獲三萬金。其僕欺其迂謬，請於趙曰：「上憲耳目多，稍獲贏餘，必受指摘，擬請將舊有陋規汰之。」趙從之，每月於額薪外不苟取。留差六年，所得薪不足支用，借款纍纍，不得已鬻家中所有田以清夙累。僕聞之，託言有某將置產，價昂賤不計，惟不願見主人面，但求主人書券予之，便能取價歸。趙垂涕，書券與僕，僕惟以半價繳呈，自是而僕遂有趙田矣。

王得勝為擔水夫

某宰承順時，庖有擔水夫，孔武有力，嗜酒，得錢輒沽飲，短褐不完，無妻子之累，一身以外無長物，晏如也。或問其姓名，輒支吾以對，屢易其辭。一日，與之酒一壺，喜甚，縱飲之盡，且醉。因詢其出身，則自衣袋中摸索出數紙，視之，都司告身也，王其姓，得勝其名。問何以至此，曷不求官，則笑曰：「此薄薄一紙，不值拭穢，得之，寒不能衣，飢不能食，貧不能易錢。咸豐軍興以後，朝廷以此奔走天下豪傑，其捐頂踵冒萬死而暴骨於沙場者，何可勝道。即幸而躋顯秩專閩外者，固不乏人，然抱此一紙而老死於廝養者，亦車載斗量。吾今不得官，命也。然吾亦嘗入仕途矣。區區一武夫，當世固視為無足重輕，而同僚又齷齪鄙陋，不足伍，視長官顏色，仰鼻息，屈膝稽首，有事則為供使令之役，與吾今日之擔水，亦何異哉！擔水以力，自食其力，吾心安之，榮辱得失，不繫於心也。」問何以得此，則曰：「吾嘗從湘軍轉戰舒、桐間，屢瀕於死，微天之幸，得生還。積功至都司，主將頤指氣使，蹂躪無人道，吾故負氣還家。今雖垂老，頗自得，無所怨也。」乃出示背上創痕，斑駁重疊，猶想見其肉薄血戰時也。遇陰雨，輒呼號，痛裂欲死。翌年，果以創發而歿，無以斂，某捐廉市棺衾，埋之署側。

于氏僕以假契過戶

揚州于某席先人蔭，未嘗留意家事。某歲，有一管家事之僕辭去，已而司會計者告匱。于初不知錢所從得，憶平時所恃者，惟田租耳，然向時收租之事，悉委此僕，未嘗過問，因稍清理之，始知良田數千畝，悉已化為烏有。蓋久被諸僕瓜分，別造假契，向縣署提糧過戶，垂二□年矣。問以歷年田單、糧串，則皆署過戶後之花名，且不存於家矣。于欲訟，則無據，即有老契，而歷年田單、糧串均全，不易辨也，遂即時為竄人。

周得標棄官為傭

杭人阮端之大令達元以隨宦於湘，居長沙。光緒庚辰，計偕入都，挈一僕，曰周得標，長沙人也，同居逆旅中。端之好飲博，輒從旁誡之曰：「主人即日捷南宮，青雲在望矣，何自暴棄為！主人幸文階，非若吾輩之博得告身，不值一醉也。前程遠大，其努力焉。」阮誠而詰之，乃備言昔從楚軍積功至游擊，發標學習三年而無事，故棄官而為傭也。阮為之扼腕太息，自是而優禮有加焉。

陳冠生有長揖僕

每屆鄉試之年，京曹典試各直省，命下之日，鄉年寅好，薦僕從者，紛至沓來，而尤以師門函屬為誼不可卻，且錄用之後，駕馭匪易，蓋隱有所挾以為重也。光緒己丑恩科，宛平陳冠生修撰擢拜湖南主考之命，適同年某來賀，談次，出名條於夾袋，自言深知人浮於事，緣某友轉託，弗獲辭，幸損覆寸楡，俾報命前途耳。陳亦極言竿牘填委，重以情貌，即簡言善辭，亦筆舌俱困。語未終，門者以緘進，啟視之，則南皮張文達公之萬薦僕之書也。文達於陳為座師兼同鄉，不可卻之尤者也。陳蹙額久之，勉令進見，則衣履樸野，長揖而外，木立不知所云。陳殊忻慰，亟獎藉之，因留侍左右。

任筱棠之侍僕

山陰任筱棠觀察之齡初治申、韓家言，久幕於湘，郡邑幕僚大率為其門徒。幕例，師薦徒於人，月必以所得館穀分潤於師，習以為常，賢者不免。以故任之歲入殊鉅，遂積資數萬，蓄田宅，置姬妾，享用奢侈，擬於素封。而能體貼下情，待遇僮僕，備極優厚。所傭紀綱，多至數人，人給屋三間，俸錢緡，年穀二石，歲時復有所犒，惟於有非分婪索者，必嚴懲之不稍貸。

皖撫司閩索門包

某為皖臬時，以新蒞任，謁中丞，至官廳，閩人索門包費，問需若干，答言一百。某因命僕至懷寧縣令處，借銀一百圓。懷寧縣親送銀至官廳，某謝之曰：「此小事耳，何勞親至！」因與閩人。閩人曰：「一百者，非一百圓之謂，乃一百兩之謂也。」某因以還懷寧令，曰：「請更借銀一百兩，慎勿親來，令僕攜來可矣。」懷寧令還，如命，令僕人送銀一百兩至，復與閩人。閩人曰：「尚有小門包之例。」某曰：「當需若干？」答曰：「分之二。」因大聲斥之，責其需索無已。旁有閩人為之轉圜曰：「請大人勿怒，此人新至不解事，手版已投矣。」少頃，中丞傳見，送茶就坐，某即作色而言曰：「大人門包，請明定章程，並須體卹屬員而後可。本司旅費艱窘，更無餘資能充門包。乃閩人初索一百，及向懷寧縣借銀一百圓，至則又索一百兩，及復借一百兩至，則又索小門包，似此種種刁難，將何以堪！本司自清晨至是，已餘小時，上下方磚，實已數百次矣。待本司如此，則其需索於府州縣佐貳，必更倍於此可想見也。若不明定章程，恐大人聲名為若輩所壞矣。」中丞謝過曰：「請無怒，當懲之。」明日答謁，並袖還其門包一百兩。故事，上憲答謁屬員，必擋駕不敢當。至是，某竟請見，受其還銀，中丞大慚。

章鐵拳受典為奴

章鐵拳，江湖賣技者也，張兩拳如鐵，刀斧不能傷，因以為號。章本山左農家子，父為富人佃，歲歉，租無所出，富人迫之急，則以二三千錢被典為富家奴。入其門，待之酷，日使舂米。舂必以杵，富人厭其遲，則令去其杵，以拳代之，而日必糶米一斗，稻芒刺膚，不敢言痛，苟米不成，則答撻更甚於是也。初典以二年為期，及期，其父不能贖，於是遂廢契，永為之奴。而拳亦肌肉盡削，骨瘦如鐵，蓋日與稻白磨鍊而然也。某夜，入富人室，哀以情，不可，反舉杖痛撻。格拒間，揮拳中其胸，富人倒。乃急奔至家，放火焚廬，扶父母，匿山谷間竟夕。明日，易乞丐裝出境，道聞富人受傷死，愈不敢歸，自此遂漂泊江湖，附於賣技之流，博錢米以養父母矣。

二毛錢受傭於妓館

京都男子之供妓女奔走者曰跑廳。有二毛錢者，服役於妓館，初侍榮泉秀雲校書。其本姓名不知云何，曰二毛錢者，都人謂銀幣二角為二毛，蓋賤之也。為人愿謹，群妓皆喜役之。狎客某呼而語之曰：「二毛錢尚未少增價值耶？」二毛錢肅立答謝曰：「深負厚恩，依然二毛錢耳。」

外務部有余廚子

自恭忠親王奕訢管理總理衙門以來，其間易若干部親王，易若干尚書、侍郎，易若干司員，而始終未脫關係者，則余廚子也。余有聲勢，擁巨資，有民政部街之高洋房，有萬牲園之宴春園，有石頭胡同之天和玉，且又連結宮禁，交通豪貴。光緒辛丑，兩宮回鑾，孝欽后宴各國公使夫人及在京東西洋貴婦，耗資巨萬。時議和大使李文忠公鴻章已為孝欽雇一著名西洋廚夫，以備供奉。次日入御，后忽謂李曰：「明日請客，還是用外務部之廚子為便。」其運動力之大，可與李對抗，自餘可知，余亦以此所贏不資矣。

余在外部，各親貴及外部尚、侍有讌會喜慶諸事，無不極力供奉，亦待之以殊禮，亦衣公服，掌招待之職，與王公貴人及摺紳先生分庭抗坐，而不躬親匕鬯，蓋亦捐納得花翎二品銜候補道也。

汪伯榮侍郎大變自外部司員荐擢侍郎，未嘗略受餽進，故余稍憚之。一日，汪赴慶王宴，方及門，遙見余翎頂輝煌，與眾客踰濟於一堂，愕然不能舉步。余見汪來，則亦面發頰而口囁嚅，倉卒中避入側室。汪亦未遑久留，退而告人，謂今日余廚子尚是給我面子，可為榮幸。

慶王管部數年，余最得意，顧亦頗能謙守分，不敢為分高倨之狀，於本部司員則竭力籠絡之。其時外部衙門最稱闊綽，司員日在署一飯，而額定每人飯銀八錢，故外部恆食，一席之費，蓋六兩四錢。司官既實倨已甚，輒謂衙門飯不能喫，故常俟家食而後上署，於是此等飯銀，為余中飽者半。以此故，則司員需索極多，或臨時易菜，或全席都換，或別索點心，無不一一供應，弗稍違也。

閩人受門包

門包之陋規，與二百六十八年之國祚相始終，而實肇端於吳三桂之出關乞師，欲求見攝政王多爾袞而不可得，乃以重資賂其左右，始開門接見，其後遂成為陋規，牢不可破。及宣統辛亥八月九日之前，武漢起事，時楊洪勝等謀變，為武昌府某所訶知，謁鄂督瑞莘儒制軍激，將密告之。時值深夜，閩人索特別門包，某謂此何時，此何事，尚可循曩例乎？閩人不得已，始通報。事為瑞所聞，大斥之。及楊等破獲，閩人猶向索賞犒。或謂本朝之得國以門包，其失國亦以門包，可謂奇矣。

乾隆時，曾有諭旨禁革門包陋規。辛丑又諭云：「各省督撫，何得任聽家人向屬員恣索門包？且督撫原係封鎖衙門，一應親族奴僕，俱例禁出入，是以設有中軍及巡捕等官及供稽察傳稟。今伊等仍令家人傳事，以致積收門包，盈千累萬，所謂封鎖者在？若不明禁革，流弊恐無底止。即奏事處，向有收受督撫隨封銀兩，此係舊時規例，相沿至今。但各督撫俱為朕所管教，若不一體裁減，伊等轉有所藉口。嗣後奏事處隨封銀兩，俱照向例裁減一半，即向得雙分者，亦祇許得半分。督撫至道府，概不許收受屬員門包，各督撫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。」

凡致送門包於閩人，其緘封之紅籤，輒書「門敬」二字，或曰「門禮」。

上炕老媽

女僕曰老媽。京都有所謂上炕老媽者，年率二許，旅京久隳者，以薄值雇用，【用約餘金。】訂立契約，日間操作，夜則侍寢，期滿即歸，絕無依戀。京中竹枝詞云：「粉面油頭青布衫，女奴多半是京南。老媽稱謂何曾老，弱齒無非廿二三。」即詠此。此蓋同、光以前之習慣也。

梳頭媽

廣州有梳頭媽，受傭於人，以梳髻為職務。西關多巨室，若輩遂群趨之。業此者之年齡，大率為二三，雖來自田間，而面目白晳，體態輕盈，赤足拖鞋，身著著葛衣褲。其出也，手中往往持傘，為蔽日禦雨之用，少年子弟頗有暱之者。

門檻裏

金陵人尚大足女僕，呼之為大腳仙。其人皆膚色潔白，面目姣好，尤善梳掠，髮光可鑑，荊釵布裙，頗楚楚。足不裹，然亦不甚長，且甚窄。履淺而尖，作鸚嘴式，俗名划船樣，行時波峭，如風擺柳，富家房中多置此輩。有中人產者，年老失偶，不便續娶納妾，亦用之，晝則服役，夜則薦枕。傭值亦不昂，年少貌美者，在光緒初，月不過錢三千，稱為門檻裏。

搭腳娘姨

蘇俗稱母之姊妹曰娘姨，而於受雇之女僕亦以是稱之。若輩類皆天足，無不善自修飾，楚楚有致，知審美者輒顧而樂之。且喜其給事左右之可人意也，與之有私，曰搭腳。吳諺有曰：「娘姨弗搭腳，落裏有縐紗馬甲。」落裏，何處也。縐紗馬甲，湖縐坎肩也。謂既得歡於主人，主人自必以坎肩贈之。

大姐

蘇州未嫁之鄉女受傭於人家以供輕便之役者，曰大姐，秀慧者多，皆天足也。間有面目黧黑，亂頭粗服，不事修飾者，然亦無

不備具美人姿勢，綽約婀娜，丰神絕世，見之者幾不知其皆從田間來也。主人恆矚之。其在□齡左右者，曰小大姐。

小大子

江寧揚州、鎮江人家所傭之處女，曰小大子，略如蘇州之大姐。雖不及其嫵媚，而一雙金齒屐，大踏步出來，亦自俊爽可人，好之者亦不以其裝束不盡入時而外之也。

近身

廣州之梳頭媽，其為主人梳髻也，每日一次，或間日一次，或三日一次，五日一次，月終給資若干。富貴家則專雇一人，名曰近身，即貼身伺候者也。此中不無絮者，有師傅，有別館，其香巢多在西關。其人多從順德、容奇、桂洲各鄉而來，衣服之整潔，語言之尖厲，真足令人銷魂也。

喜婆

紹興有墮民巷者，居方里，男為樂戶，女為喜婆。齊民婚嫁，則其男歌唱，其婦扶持新娘梳妝拜謁，立侍房闈如婢，新娘就寢始出，謂之喜婆，能迎合人意，各遂其歡。服役之家有常主，如田之有佃，得自相頂替，彼此買賣，皆有契券。婚嫁、祭祀外，常時則以說媒、售衣錦為業。

送娘子

寧波有送娘子者，與紹興之喜婆同，亦墮民也。其髻異於齊民，出行輒持傘，不問晴雨，蓋以為標識也。衣裙皆黑色。

喜娘

蘇州之喜婆曰喜娘，齊民為之，其職務略如喜婆，年少者為多。大抵妝束入時，善自修飾，天足細腰，殊可人意。

粵人蓄婢

粵人蓄婢者極多，視其稍可造就而面目不甚怪醜者，多加意教之，教以烹飪、刺繡、治家細務，且教之識字，即文理不甚通順，亦必能繕錄賬目，如此乃為上乘。俟其年長，即售與人為妾。價昂者，自五百金至千金。次者亦必能烹飪、縫紉，方為合格，身價自二三百金至五百金，下者一二百金。舊家之中落者，每多蓄婢，俟其長而賣之，得金殊不貲也。

蘇麻喇姑

蘇麻喇姑，為孝莊后侍女，性巧黠，國初衣冠飾物之式樣，皆其手製。聖祖幼時，賴其誨迪，手教國書，宮中甚推重之。康熙壬午始逝，以殯禮瘞於昭陵之西側。

招姐精烹飪

袁子才家有灶婢曰招姐者，年少貌秀，服役甚勤，裁縫澣濯之外，兼精烹飪，凡袁不時之需，先已預備，誠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也。其姬人方聰娘，本諳袁之嗜好，招姐更左之右之，袁常自詡其口福也。有不速之客來，摘園蔬，烹池魚，筵席可咄嗟辦，具饌供客，有絡秀風。年二□三而嫁，袁曰：「鄙人口腹，被夫已氏平分強半去矣。」聞者笑之。蓋袁以招姐贈劉霞裳也。

葛裙

江東某大姓以禍死，其寵姬皆挾金珠散去，一婢堅不行。婢常著葛裙，人以葛裙呼之。自言主人嘗被酒一召我，我誓報之。豪家吞其屋，葛裙奉木主臥一室，堅守，力不支，絕粒斃。豪憫之，扃此室，並其主瘞焉，曰：「還汝一塊土。」其事絕可傳。龔定菴曾有《水龍吟》一闕詠之，詞云：「君家花月笙歌，葛裙那許陪宵讌？嘯如魯柱，才如買錦，空遇如班扇。蓬鬢慵裝，蛾眉怕妒，天寒誰管？算平生已矣，春風一度，恩歇絕，何曾怨。一夕倉皇家變，抱琵琶傾城都散。雍門琴碎，雀臺香燼，西陵墓遠。塊土爭還，芳魂永守，秋燐如電。憶史家柱叔敖公，千載下，今重見。」

婢以護印作夫人

光緒時，江人鏡任漢黃德道，一夕，漏三下，署不戒於火，眾自睡夢中驚逸，大半索幃履弗及。一孫甫周歲，由乳媪倒抱而出，其匆遽可想。幕府某疾趨至，問印已攜出否。江惶急，不知所措。蓋印若被燬，則處分至重也。

江有長公子娶於延陵者，其媵婢豔而慧。方覓印時，亭亭自眾中出，莊肅奉印而上之，黃袱宛然，江大喜。秀水錢子密尚書應溥，江之兒女媼也，方枋樞要，道署之火，印與大堂皆未燬，復為之地，僅予薄譴。未幾，擢兩淮運使，而昔日護印之工人，始猶肅抱衾裯，繼且榮膺珈服。蓋都轉久虛嫡室，至是，竟敵體中閨矣。後數舉丈夫子，皆成立；所生女，亦作嬪名門。揚人士作《護印緣》院本張其事，謂夫人以護印得夫人，非尋常護印夫人比。夫人性慷慨，樂施予，御下以寬，而內政殊井井，持滿戒溢，絕無驕奢侈靡之習，亦難能也。

桂林某大家有慧婢

廣右人呼婢曰蕉葉，殆有所本。桂林某大家有一婢，絕慧，一日，主人與客談次，偶及植物之葉，謂何者最大。客未對，婢適擎茶至，僂言曰：「蕉葉最大。」竟無以難之。此呼婢曰蕉葉之所由始也。